

收稿日期:2021-09-01

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研究

——基于《论语》语料统计的分析

秦海燕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批评类言语行为最能洞见言说者的话语策略和交际理念,研究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对揭示孔子语用思想大有裨益。逐条摘录《论语》中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建成封闭语料库,进行筛选、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语料样态较为丰富,有针对对方观点的批驳,有针对某种现象的批评,也有因对方语言表达不准确作出的纠正。孔子的直接批评策略可以概括为否定判断、负面判断两类;间接批评策略可以概括为宣称不合作和质疑性反问两种类型。综观全部语料,单纯性批评较少,事理阐释是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高频策略,也是最高目标。

关键词:孔子;《论语》;批评类言语行为;事理阐释;语用策略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6-0029-1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儒家的语用思想及其实践研究”(10BWXJ04)。

作者简介:秦海燕(1970—),女,吉林梨树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6.077

中国语言学史“实际上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主要对汉语的音、形、义等语言本身的各层面进行研究,可称为以语言为本位的语言研究;另一个是结合人、社会、文化对语言的结构、功用、运用、规范进行研究,这便是孔子开启的流派。”^[1]的确,《论语》除真实记录了孔子的语言实践,还反映了他的语言哲学观和语言实践理念,包含着丰富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语用思想。比如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讷”,“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又说“言忠信,行笃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我们好奇的是:“言讷者”如何言说?“言忠信”与“非礼勿言”如何完美同构?作为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孔子首先应该是其“言讷”思想的践行者,《论语》应是孔子语言思想的全景呈现。而批评类言语行为因为含有对立、分歧甚至冲突,应该最能体现言说者的言语策略和交际理念。故对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研究于揭示孔子的语用思想会大有裨益。

一、言语行为的话语分析视角

“大多数语用学家接受言语行为是理解全部语言性活动的基本要素这一观点的时间并不很

长。他们转而研究‘语言交流’片段——即通常是各种类型的会话。会话的结构特征及其对语言使用实际过程的揭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2]诚然,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以言语行为为纲,确定话语分析的最小单位。这样,研究言语行为这一具有鲜明目的性的话语单位,涉及对言语形式因素的选择、对语境的觉察、对交际策略的运用、对语言资源和机制的适应等诸多方面。因此,我们拟从言语行为的微观角度研究孔子的批评类话语,以梳理其中隐含的交际模式、批评策略,进而为揭示孔子的语用思想服务。

那么,如何从话语角度更细致地观察言语行为的表意处理趋向呢?结合文章的研究内容及话语分析理论,我们尝试做如下界定和处理。

首先,要确定言语行为的单位。言语行为理论认为实施一个说话行为,就是实施一个行事行为,主张从功能角度对话语进行分类,但如何从形式角度确定言语行为的单位,却语焉不详。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划分言语行为单位的形式标准。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轮是人们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较为明确的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所以本文把“话轮”作为划分言语行为单位的标准。“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或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3]这里面提到确定话轮的两个标志:一是说话角色的转换,一是一个语法语义序列末尾有沉默标记。说话人的一个话轮就是一个言语行为。如:

(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a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b

曰:“安。”c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d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e(17·21)^①

(2)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a子曰:“不知也。”b

又问。c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d(5·8)

在《论语》里,例(1)是个较为完整的对话,按照话轮的角色转换标记,有5个话轮。我们把b、d、e记为3条批评言语行为。例(2)有4个话轮,b和d中间有“又问”,记为2条批评类言语行为。

(3)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a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b(5·10)

《论语》里话轮沉默型标记并不多。在有些语境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话轮角色转换,但是有“子曰”作为标识,这样的语料我们视为说话角色转换的标记。例(3)的a、b记为2条批评言语行为。

其次,对某一言语行为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其中还包含更小的话语单位,也就是话语行为。“话语行为是话语结构中的最小单位”^[4],有些话语行为是言语行为的主要内容,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有些则只有与其他话语行为共同出现时才有实质意义。如:

(4)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 a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b”(13·20)

① 本文引用语料均来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括号内数字为语料在书中的章节序号标记。

孔子对从政者的批评言语行为,是通过两个话语行为实现的:感叹语 a+质疑性反问 b。其中 b 是话语意义的主要承担部分, a 起到辅助作用,它的存在会起到提示情感或暗示信息走向的信号作用。也就是说,孔子的批评语义是通过两个更小的话语行为组合而间接实现的。本文研究不强调区分话语行为的主辅作用,而是注重对话语结构模式的观察,对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高频策略进行梳理总结。例如:

(5)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a 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b”(6·4)

孔子不同意加大对公西华母亲的资助,其批评言语行为中含有 2 种话语行为单位:a 为判断描述, b 为引用。我们记为 2 种语用策略,其批评模式为“判断描述+引用”。又如前面的例(3),孔子批评宰予昼寝的言语行为中,含有 3 个功能更小的话语行为:2 个隐喻,1 个反问。隐喻的运用是为了阐释事理,为后面的反问批评提供证据。这样,这个批评类言语行为中包含 2 种语用策略,即事理阐释(隐喻)和反问;批评模式是“事理阐释+反问”。

“利奇(Leech)认为,所有的行事行为都是间接的,语力都是通过会话含义推导出来的。尽管不同话语的间接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别。”^[5]这里的“语力”即言语行为的功能意义,也就是说,“语力”与构成言语行为的更小单位“话语行为”之间有复杂的对应关系。例(4)的批评语力通过“感叹+质疑性反问”实现;例(5)的批评语力通过“判断描述+引用”而间接实现。例(4)与例(5)的批评模式不同,间接程度也有差别。我们研究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模式,就是考察该类言语行为的语力与话语行为之间的匹配、实现关系,以便更细致地观察孔子如何运用语言手段、话语规则,实现其话语的批评功能,以期对儒家话语模式的深层底蕴进行揭示和梳理。

二、《论语》中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语料样态

具体而言,批评类言语行为指对听话人的言行做出否定性的断言或评价。现实中,批评类言语行为依据批评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语意的轻重程度,包括指责、告诫、抗议、抱怨、讽刺、否定、质问等可能威胁对方“积极面子”的语言行为。

《论语》是语录体文本,话语语境多不完整。我们研究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初衷是考查说话者在可能威胁对方积极面子的交际行为中,如何调控各项语言资源、言语策略,控制言语风格、交际效果。鉴于以上两点,我们在确定语料时,不考虑话轮先后或主次,只要是孔子说的对他者(包括听话人、第三者)的不满、质疑、批评、否定、告诫等言语行为,都纳入批评类言语行为语料中来。例如:

(6)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a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b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c(11·25)

上面一小段对话可以分解为:子曰 a 是对子路做法的批评行为;子路曰 b 是子路的自我辩解,不同意孔子的意见,是子路对孔子的反驳性言语行为;子曰 c 是孔子对子路的又一次批评。a 和 c 记为孔子的 2 条批评言语行为;b 是子路批评孔子的言语行为。

有些对话,批评性语义指向不十分明显,比如下面例(7)的对话是子路提出质疑然后孔子应答。当时子路面有不悦之色,表面提问,实则是对老师平日教诲观点的质疑,孔子的回答含有对子路意见的反驳。我们也把它视为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

(7)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

斯滥矣。”(15·2)

这样,我们把《论语》中的批评类言语行为逐条摘录出来,建成封闭性语料库,共获得129例语料。其中,孔子批评他人95例;自我批评3例;他人批评孔子18例;他人批评他人13例。其中,孔子批评他人的95例语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另外的34例语料(多数是孔子弟子的言论)也是我们的主要参考资源。我们发现这些语料的样态较为丰富:有批评社会现象的;有否定评价某人或个人行为的;有否定或批评对方或他人观点的;还有批评否定某人言语表达不准确不合适的。

《论语》中他人比较明确地批评、不满孔子的言论有18例,借由观察这18例批评类言语行为,我们发现针对其中3条的回应,是孔子的自我批评,这几条言论都是在面对别人批评或反驳时,孔子认可了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自我批评。

(8)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7·31)

(9)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17·1)

(10)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7·4)

以上这三例对话,语境清晰而气氛迥异,孔子的言辞也表现了全然不同的风格意趣和语用智慧,言简义丰、精当适切。例(8)中巫马期是孔子的学生,他转述第三者陈司败对老师的批评,孔子“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之回应可谓一举多得:言语表层表达的是对他人批评坦诚接受的心理态度;言语深层的语义预设承认不在场的陈司败批评有理;同时照顾到在场的对话人学生巫马期,坦诚以对,亦有言传身教之功。例(9)面对阳货步步为营、有理有据的批评规劝,孔子说:“诺;吾将仕矣。”此应答谦恭简洁,间接承认自己有误,接受对方之建议,充分照顾了双方的身份地位。例(10)孔子调侃子游,不想子游很认真地辩白,孔子也就很率真地回应道:“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此回应仍有一举多得之功:承认子游之观点正确;坦诚自己言说为戏言,不可当真;还及时提醒其他二三子注意此事,语气轻松自然。其坦诚真率之风骨溢于言表。

我们发现,《论语》中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语义指向也有细微差别。有些批评言语是针对对方语言观点的不满或批驳。如:

(11)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9·2)

有针对对方行为不当的批评,如:

(12)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14·29)

针对某人的负面评价,会伤及对方积极面子,也是一种批评言语行为,如:

(13)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子曰:“枋也欲,焉得刚?”(5·11)

有针对某种特定社会现象的批评,如:

(14)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5·25)

我们发现,《论语》中还有孔子针对说话者言语表达不当的批评,如:

(15)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13·14)

(1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11·26)

例(15)冉子说“有政”,孔子批评他用词不当,“其事也”,非“有政”。例(16)子路率先回应老师问话,孔子哂之,并解释说是因为子路说话不懂谦让,所以“哂之”,批评子路说话方式、时机不当。

而且,我们发现孔子表达批评意图的语用手段也很丰富,有的只有动作或表情,如例(16)子路发言后,“夫子哂之”,只有表情。下面两例只有动作行为。如:

(17)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17·20)

(18)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18·4)

有的批评行为是“语言+动作或表情”,如:

(19)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15·1)

(20)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14·43)

当然,多数批评行为只有言语,并没有涉及动作、表情,我们在整理语料时,只有动作、表情的批评行为并没有列入,只列入了以语言表达为主的言语行为。

三、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分析

通过对《论语》中孔子的95例批评类言语行为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其言语行为语力指向与话语行为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把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概括为直接批评行为和间接批评行为两大类型。

(一)直接批评行为

《论语》中属于直接批评行为的话语有28例。

直接批评行为是指说话人在话语中直接陈说自己的观点,其中含有表责难、拒绝、阻止、否定性评价等的词语。同是直陈批评性观点,因为具体言说事件或语言方式不同,对听话人或批评对象的面子触及程度仍有不同。依据批评语力的程度差异,孔子的直接批评行为又可以归纳为两小类:否定判断,负面判断。

1. 否定判断

否定判断,是指话语中含有典型的否定词“不(未)可”“非也”“毋”等的言语行为。孔子运用否定判断的言语行为共有9例,其中单纯性运用该策略的言语2例。如下面两例:

(21) 颜渊死, 门人欲厚葬之。子曰: “不可。”(11·11)

(22) 子贡问曰: “乡人皆好之, 何如?” 子曰: “未可也。”(13·24)

其余 7 例是否定判断与其他策略结合运用。观察发现, 否定判断的典型结构模式为“否定判断+事理阐释”。如:

(23) 原思为之宰, 与之粟九百, 辞。子曰: “毋! a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b”(6·5)

(24) “乡人皆恶之, 何如?” 子曰: “未可也; a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恶之。b”(13·24)

以上两例的批评模式都是先否定, 然后给出具体建议。言简意赅, 尽显为师者的宅心仁厚。

2. 负面判断

负面判断含有两个要素: 肯定判断句式, 含有负面意义的词语。下面列举的对管仲的批评是负面判断, 批评语义是通过“小”的负面意义来表达的; 对“乡愿”者的批评也是通过“贼”这个负面词语来实现的。

(25)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3·22)

(26) 子曰: “乡愿, 德之贼也。”(17·13)

统计显示, 《论语》中孔子运用负面判断的批评言语行为有 19 例, 其中 9 例是单纯性负面判断, 如上两例。我们也注意到, 这类批评多针对普遍的社会现象或历史人物。另外 10 例负面判断的结构模式是“事理阐释+负面判断”或“负面判断+事理阐释”。如:

(27) 子路曰: “有是哉, 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曰: “野哉, 由也! a 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阙如也……”(13·3)

(28) 子曰: “小人哉, 樊须也! a 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 b”(13·4)

上两例中, a 部分是孔子对子路、樊须的严厉责难, 且樊须不在场, 只有对子路的严厉批评是当面发生的。并且, 该批评言语行为并不是简单的责难, 责难后面紧接着是事理阐释、理据阐释。所以, 该批评言语行为的结构模式为“负面判断+事理阐释”。后面的陈述说理铺排细致, 中肯真诚, 夫子“怒其不争”的急切心情呼之欲出。又如:

(29) 子曰: “臧文仲其窃位者与! a 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b”(15·14)

(30) 子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a 近之则不孙, 远之则怨。b”(17·25)

上两例中, a 部分是对臧文仲、女子与小人的负面判断, b 都是对负面事实的呈现, 也是 a 的支持理据。

综上, 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中的直接批评行为, 从否定判断再到负面判断, 语力强度逐级下降。而且, 这些直接批评策略也很少单独运用, 其典型的结构模式为“直接批评+事理阐释”。如果事理阐释部分侧重理据提供, 则多以负面事理为主; 如果事理阐释侧重建议提供, 则多是积极事理。

(二) 间接批评行为

间接批评行为是指话语的批评语力与话语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批评语力是通过另一种功能的语言形式来实现的。例如:

(31)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10)

(32)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1)

例(31)从话语行为角度观察,孔子通过陈说个人行为“吾不欲观之矣”来间接批评禘祭不合礼制;例(32)孔子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反问手段来间接批评“八佾舞于庭”现象。

《论语》中孔子运用的间接批评策略可以概括两种类型:宣称不合作、质疑性反问。

1. 宣称不合作

在言语对话中,一方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与对方不同,或者公开自己的不愉快、不赞成心理,以达到委婉批评对方的目的,我们把这种策略称为“宣称不合作”策略。在《论语》中,孔子使用宣称不合作策略的批评言语有37例。又可细分为“吾不与”类、对比否定类和“不知无言”类。

I. “吾不与”类

典型的句法格式是“吾不与…”“吾不予…”“非我(吾)…”“非敢…”等。这种类型的言语行为有10例。典型的如:

(33)子曰:“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a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b”(7·11)

(34)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a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b”(14·14)

例(33)以“吾不与也”,公开宣称不同观点,对前面描述的行为进行批评。例(34)也没有公开批评对方,“吾不信也”公开宣称不一致观点,实现间接批评的目的。“吾不与”的基本批评模式是“事理阐释+‘吾不与’”。该模式也可以为“‘吾不与’+事理阐释”。如下例,a宣称不合作,b进一步提出理由:

(35)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a疾固也。b”(14·32)

II. 对比否定类

对比否定类是公开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宣称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这种类型的批评言语行为有12例。如:

(36)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17)

(37)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3·18)

例(36)孔子对子贡的批评是非公开的,只是对比言说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公开宣称双方的观点不一致,从而委婉批评子贡的主张;例(37)孔子对叶公的批评也是非公开的,只是宣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单这一个小句就可以体味出其中的批评味道,但并不是公开的批评。

有时候这种比较也可以是同类类比,典型的如:

(38)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1·8)

孔子只是公开谈论儿子鲤死时有棺而无椁的原因,与颜渊的同类类比是隐含在语境中的,以此对颜路的请求予以委婉回绝。因为比较是非公开的,所以其批评拒绝的语义更加委婉。

还有一种类比是在说理中举证“君子……”,以达到委婉批评的目的。不公开宣称说话人的不合作,而是举证君子不同于批评对象的言行事例,可以算作另一种类型的对比否定。如:

(39)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a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b”(6·4)

(40)“女安,则为之! a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b 今女安,则为之! c”(17·21)

例(39)孔子批评冉有一再增加给公西华母亲的资助,a是公西华出使的豪华场面描写,b是君子救济他人的原则。很显然,君子的救济原则不适合公西华(母亲),其批评语义委婉亦明白。例(40)宰我认为父母之丧一年即可,a是对宰我观点的顺应,b却列出君子相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与宰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以至于再一次强调c,反语批评之意昭然可见。

III. 不知无言类

“不知无言”可以视为宣称不合作策略中的一种极端形式。用“不知”或“无言”,以达到委婉批评目的,我们称为“不知无言”类。《论语》中孔子有15例批评言语行为使用了“不知无言”形式。如下两例:

(41)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a”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b”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c”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d”(5·8)

(42)宪问耻。……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14·1)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孔子直接回答“不知也”。子路几乎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令孟武伯满意,所以继续追问,孔子肯定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但仍然强调“不知其仁也”。后面对求、赤的评价模式也是如出一辙:“局部肯定+‘不知其仁’”。结论就是子路、求、赤各有所长,但未达“仁”。孔子对弟子的评价中肯节制。例(42)“可以为难矣”也是局部肯定,但结论“仁则吾不知也”,是未达仁。

(43)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5·5)

例(43)夫子连续反问替雍辩护。在这样较为激烈的语气氛围中,夫子仍然说“不知其仁”,对弟子的负面评价保持应有的节制。这一批评模式是“‘不知’+反问”,即“不知”策略与反问策略结合使用。再如:

(44)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5·19)

(45)“崔子弑齐君,陈文子……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5·19)

(46)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3·11)

批评否定语气愈加委婉,然夫子的“不知也”不是真的不知,而是不愿明说而已。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只可意会,并不见他的直接言说。

以下几例可以视为“不知”策略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47)哀公问社于宰我。……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3·21)

(48)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15·1)

例(47)夫子说发生的事就不批评了,语义预设为宰我说错了;例(48)夫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乃不愿意与卫灵公交流军旅之事。况有“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与之对比,话语隐含意义

已十分清楚。

夫子“不知无言”策略极致运用的例子是例(49),有人问子西这个人怎么样,夫子说“彼哉!彼哉!”表面看并没有褒贬评价,但对比前后对子产、管仲的积极评价,就可以推断出夫子对子西是负面评价,是批评语气。按照语用学的理论阐释,这个属于有标记表达,无疑是否定评价。例(50)同此。

(49)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14·9)

(50)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15·16)

“不知无言”类的典型句式是“不(未)知也”,变体格式包括“不说也”“不如也”“未学也”“未见也”等。单独使用该策略的只有一例,其余都是与其他策略结合运用。典型的批评模式有两种:“局部认可+‘不知’”,“‘不知’+反问”。局部认可之后,“不知”隐含的批评语义在对比中得以凸显;“不知”声明在先,后面的反问用以提示反向思考,突出否定质疑。

“宣称不合作”型批评类言语行为,从“吾不与”到对比否定,再到“不知无言”,其批评语力也有逐次减弱的趋向。“吾不与”类和对比否定类都是强调说话人(或君子)的主观观点,宣称与批评对象不一致,以达到批评劝说目的。“不知无言”类,知而不言或无言,批评语力通过语境得以显现,使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表达语气委婉节制,意义蕴藉丰富。

2. 质疑性反问

质疑性反问,即利用反问手段达到批评质疑的目的。有39例语料使用了反问手段,占全部批评类言语行为的41%。

I. 单纯性反问

以单纯性反问提出质疑批评的有8例。典型的如:

(51)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11·15)

(52)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17·4)

有的反驳言语甚至会连续运用反问语气,语气较为强烈。如:

(53)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 a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b”(17·5)

II. 事理阐释+反问

统计显示,孔子高频运用的反问结构模式为“事理阐释+反问”。共有26例批评言语行为采用了这种模式。如:

(54)“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a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b”(3·22)

(55)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a 吾何以观之哉? b”(3·26)

(56)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a 何如其知也? b”(5·18)

上面三例的批评模式都是先进行负面事理阐释,在事理铺垫基础上,反问语气提醒思考,批评否定意味自然彰显。

III. 反问+建议(理由)

另一种较为典型的批评模式是“反问+给出建议(或理由)”。这种类型的批评言语行为5例。如:

(57)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a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b”(14·34)

(58)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 a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b”(6·26)

例(57)a 是反问质疑对方的观点,b 接着给出正确建议。例(58)a 是反问批评,b 给出正确引导,语重心长。

四、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策略与模式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把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策略类型和批评模式汇总如下表。

表 1 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策略类型和批评模式

策略类型	批评模式	数量	
直接批评策略	单纯性否定判断	2	
	否定判断	否定判断+事理阐释	7
	负面判断	单纯性负面判断	9
		负面判断+事理阐释;事理阐释+负面判断	10
间接批评策略	“吾不与”+事理阐释;事理阐释+“吾不与”	10	
	宣称不合作	事理对比	12
	质疑性反问	局部认可+“不知”;“不知”+反问	15
		单纯性反问	8
		事理阐释+反问	26
	反问+给出理由;反问+给出建议	5	

从上表可以看出,总语料 95 条^①,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以间接批评为高频策略,以“事理阐释”为首要交际目标。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中单纯性评价对方的较少。即使在 28 例直接批评言语行为中,也仅有 11 例是单纯性否定或负面判断,且多是对历史人物或社会事实的评价,其余 17 例均是“否定/负面判断+事理阐释”。间接批评言语行为中,运用宣称不合作策略有三类:“吾不与”类的基本批评模式是“事理阐释+‘吾不与’”;对比否定类也以事理对比为主;“不知无言”类多是“局部认可+‘不知’”或“‘不知’+反问”模式。运用质疑性反问策略 39 例,其中单纯性反问只有 8 例,“事理阐释+反问”模式占到反问类批评言语行为的 66.7%。因此,事理阐释是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高频策略,也是其批评类言语行为的最高目标。孔子曾批评子贡“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可见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理念一以贯之。

孔子的批评类言语行为一贯以说理为主,以启发诱导思考为标的。较少运用简单直接的批评策略,语气温和中肯。如此,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孔子的师者情怀,以及以“启迪思想、长善救失”为己任的旷世担当。孔子不仅是思想大师,也是语言大师。通过对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的研究体味,可以窥见其圆融中道的人格魅力,及与其思想相匹配的语言智慧。《文心雕龙》中说:“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生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采,溢于格言。”^[6]孔子批评类言语行为中蕴涵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语用思想我们将另文研究。

^① 因存在综合运用两种批评策略的语料 9 例,故批评策略的数量总和大于总语料数。

参考文献

- [1] 姚亚平. 中国现代语言学为何偏偏抛弃了孔子[J]. 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4): 89 - 94.
- [2] 耶夫·维索尔伦. 语用学诠释[M]. 钱冠华,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43.
- [3]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6.
- [4] 王虹. 戏剧文体分析: 话语分析的方法[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72.
- [5]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5.
- [6] 刘勰. 文心雕龙·征圣[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15.

A Corpus-Based Study on Confucius'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nalects*

QIN Ha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speech acts can best reveal the speaker'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concepts, therefore study on Confucius' critical discourse is of great value to expound his pragmatic ideology. The researcher extracts Confucius' every critical speech act from *The Analects*, thus constructs a closed corpu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of a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pora of Confucius' critical discourse are diversified: some are criticisms of others' opinions, some are dissatisfactions with specific social phenomena, and some are verbal attacks at some inaccurate expressions. Confucius' direct criticism strategies can be generalized as "negative judgment" and "adverse judgment"; while his indirect criticism strateg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declaring non-cooperation" and "challenging rhetorical questions". It's worth mentioning that among all critical discourses, pure criticisms are few.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strategy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use, meanwhile, it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his crit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Confucius; *The Analects*; critical discours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pragmatic strategy

〔责任编辑:何敏敏〕